



公司农场

◎ 姚国磊

六十年代末，公司借大板桥棠梨坡的地，开办单位农场，定员8人，实际职工为7人，张体忠、唐常贵、徐正国、许徐武、肖云秋（女）、小静良（小孩）、还有一个女职工和一个羊倌记不住姓名了……！

农场设在三家村后面，一个山箐向阳峻峭地半坡上。周围的山顶全是天然松林，晚风吹来万顷松涛，声如金鼓，香风阵阵，听说翻过两个山头就是干管指挥部的农场……；山脚顺着小溪开了一条毛路，绕到水库的大坝上，接着村里的土路，那附近还有一个印刷厂战备仓库……。

进箐稍平凹处建了一幢干打垒牛、羊舍^[1]，添了两头牛用来犁地，几十只羊……：羊舍用树枝铺拼了个二楼，由羊倌住守（当时没有偷盗的，住守是照管羊只，给牛添夜草）。羊舍可是冷天最佳的暖房，一般轮岗男职工铺盖带来的单薄都跑到楼上去睡……。每天清晨，羊舍外的木槽中放好盐后，才开栅门放羊。羊吃盐时就得检查羊的状况和数量，随后领着大波萝羊^[2]，朝预定的方向放牧去……。牛不犁地时就由另外的人去放了。两种牲畜习性不一样，一个吃草不爱吃叶一个爱吃叶不爱吃草；一个跑得快，一个性子温。热天牛还要泡澡，打泥滚。后又在羊舍，箐的对面建了个大猪圈，养了五六头猪……。那时猪羊也是会得口蹄疫的。羊最容易得，耐受性又强，猪蹄烂到看的见趾骨，嘴烂的可见颌骨喙突了，还一个劲的活着。严重时猪、羊舍消毒，清除圈

粪都不济于事…。最终杀了分发给全司职工改善家庭伙食。从猪牛羊舍逆风而上，就是食堂和大宿舍。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，油毛毡顶的食堂、宿舍就用草席围一围就算解决了。

食堂有一个“二炮一响”^[3]的老虎灶，一个大火塘。晴天下午四点多钟做各种活计的人就陆续回来，吹着火塘中的火种，围着喝茶聊天，吃完饭各自拎着马灯回去睡觉。食堂用的是气灯，如没有煤油时才舍得用自备的电筒……；为了防火，各功能“房子”距离都相隔几十米，由土坎，土坡联接。每次下雨主要工作就是挖修土坎挡水，本来没有路的陡峭山坡渐渐有路了……！一年后，在食堂前五十多米处建了一幢够一二十人住的干打垒男女宿舍。这次就使用青瓦做顶并安装了木门，二楼当阳面还装了两道不大的木玻璃。紧靠食堂的毛毛路^[4]，下三、四米就是一条长满荆棘和棠梨树的小溪，经砍伐开掘露出了一个天窗。沿箐沟用石块围拦了一小塘坝，每天洗漱和食堂用水都到其中去取用。每到寒冬腊月形成一层厚厚的冰凌，如同一面大玻璃，清澈透明；石缝流淌出的溪水连牙都冻的直瑟瑟打颤……；顺箐而上地势逐渐开扩，小溪顺着低凹处蜿蜒盘旋，约两里左右，有一小石头山上伸出一只如鹰如鸡头的石岩，滴滴答答如珍珠般的水珠，从细细的嘴尖滴进碳酸钙形成的钵盘里。这就是小溪源头，取名为一碗水，也是农耕之余喝水的地方……。

有一次张场长叫我挑着萝卜子去李其村碾油，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村子，连方向都闹不清，就叫大黑（狗）带路领着去，第一站就是到这钵里喝水，那个水十分的甘甜。朝东顺着树林较稀少的山坳走了大约个多钟头，见地里有庄稼，寻宽大点的埂坎跟着大黑绕到了村头，一大幢土基房油香四溢，屋里“咕叽咕叽”地传出些响动声。转到房前，低矮宽大的门洞，用两扇毛板门^[5]虚掩着，拉开门，昏暗的油坊中，一头大水牛蒙着眼睛拉着碾架，围绕着一个用巨石拼凿起来的碾盘打转。人高的石碾轮随着碾架的移动，碾压着碾盘槽中的一粒一粒经烘炒过的菜籽。老牛不知转数地在那转圈，慢慢的菜籽变成了油未泥……。朝南墙根脚一架大原木榨机斜放在那里，榨槽下面一根根油线流到油槽，汇集到机头下方的油窖中。榨机后方特意加粗的房梁上吊着一棵大撞木，榨架下层插放着几十多块油墩墩的垫木，楔木，木槌。土灶那边堆码着篾箍，草托：“换油吗…”。后面随跟进来一个中年男子，看了一下；一



根扁担挑着两只麻包并挂着一个塑料壶的我，边说边走上撞木台上，“嘿……哧……”，咚……，“嘿……哧……”，咚……，地用力撞击几下凸起的楔屁股，向下淌的油线随着木楔的撞击变的粗了起来……！

公司还从各部门定期轮换派人到农场去，所以常驻农场人员多则二三十人，少则十多人。一般农忙多点，农闲少点，特别是冬腊月就更少了……。初期和



农忙时每逢周末，公司都会组织职工到农场劳动，公司有三辆大卡车，马勇强开通洞车，方建民开解米西，黄诚兴开昆明牌。老、弱、身体不好的坐驾驶室，领导、男女老少全站在车上，并且顺带工具和农场物资。雨季一般不组织上去的，因为水库到农场箐沟这段路太危险。农场负责划分工作内容和烧开水，不管伙食的，吃饭自带。如遇到烧火土^[6]时还可顺便热热冷饭，烧个洋芋，或者烧节挖到的黏山药呢……。头几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，各部门分片包干，少砍树、多挖刺、石块埋埂、土往下刨^[7]，杂物树根各自堆码好烧火土做肥料……！农场因地势寒冷只能种植洋芋、包谷、荞子、萝卜子几类耐旱耐寒的植物，洋芋产量最好。每年分给公司职工少则都有几百公斤。实际农场野生药材相当多，黄精、黄连、瓜蒌、重楼、草乌、百合、白芷、白术、苍术、半夏、香附、山药、柴胡、前胡、益母草、淫羊藿、过山龙、龙胆、对对参、小红参，鸡脚棘，还有很多不知名呢……。当时野生动物也不少，二~七月野鸡繁殖期，天都不亮山顶上的野鸡就叫了；清晨的八哥、画眉鸟高昂清脆的歌声：傍晚松林中猫头鹰声，山涧中的麂子声此起彼伏……。有空的时候，晚上还到南面山沟中抓狐臭鸡^[8]，改善伙食。在修路取石料时我还抓到一条两米多长冬眠大蛇，加了点干腌肉皮大伙美美胞餐了一顿……。常常大黑和小四^[9]夜里会跑到某一个生活点附近激烈的吼叫，可能是在驱赶什么外来动物……。假如哪一天没了响动，会使他感觉到有些奇怪和不自。大黑与小四实际是母子关系，大黑是给棠梨坡农民用盐巴换来的小仔^[10]。两只狗很有灵性，各自分工，基本每晚上一只在羊舍门口，一只在食堂门口睡觉。小四还时时跟着去放羊，大黑守家。才来时草席宿舍旁边搭的狗窝从来不住，公司下来劳动的人不论单独和集体来时都不会咬叫，干管指挥部来人和当地农民来它就叫了，还叫的很凶，挡都挡不住，过后听说小四发

情跑了几次，最后再没回来了，大黑在取消农场前不久也死了，一直埋在那里……！

公司农场每当到了春暖时，一块块白色的棠梨花，镶嵌在焦黄的荆棘中，呼唤春的到来；初夏时一簇簇大树杜鹃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在以蓝天白云中迎风送雨；金秋时一片片黄灿灿大地和山顶碧翠的松林，在夕阳的映照下相互交辉；隆冬时一条似绸、似缎的素带，似隐似现地飘浮在山间箐谷，是溪水、是白云、只有淙淙流水读懂了它的故事……。

后若干年有职工私自又去了农场回来说：原嫁接、种植的梨子、桃子、李子、苹果、杏树都成了大树，开的山地和旧舍都被贵州搬来的游散人员利用起来，还大量养猪、羊、牛，箐水也被污染的喝不成了，水库水也污染了……！

解注：

[1] 牛、羊舍：昆明一般称为牛、羊圈，因本文中的“圈”是按当时人住的房子建盖的，还是山茅草顶呢！

[2] 大波萝羊：公羊，犄角巨大，周身毛长、光亮、四肢发达、个头雄壮，一般做为种羊，不一定是头羊。

[3] “二炮一响”：一灶两膛，属50年代革新项目。

[4] 毛毛路：小路。

[5] 毛板门：未经刨过的木板简单钉做的门。

[6] 烧火土：各种地里清除来的植物堆码起来，四周分层盖上土块、风化石块、泥土，上留一洞（拔火洞），朝下部点燃，烧几天冷却后用于种洋芋或者包谷。

[7] 土往下刨：台地垦荒的一种方法。

[8] 狐臭鸡：蛙类，名称山蛙、石蛙、昆明又叫“石蚌，石菁鸡”生长于潮湿有水的山涧、菁沟石块下面，一般夜行，因抓到时体内会排放出一些液体，气味如狐臭，所以也叫狐臭鸡，那时很多，一二小时可抓到百十只。

[9] 大黑和小四：狗名。

[10] 盐巴换：那年代老昆明小猫小狗是不卖钱的……！需要方是过“讨”要，讨要者尊敬对方的表示就是送两公斤盐，以物代劳，养方收钱是会被其他人笑话的……。

